

德宏史志资料



德宏州志編委會辦公室

編





德宏史志资料 第二集

编辑出版 德宏州志编委办公室

印刷 团结报社印刷厂

出版日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内部发行)

《德宏史志资料》第二集目录

（滇西抗日战争史料专辑）

一、编辑出版说明	（ 3 ）
二、前 言 张国龙	（ 5 ）
三、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 方国瑜	（ 7 ）
四、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信二件	（ 104 ）
附：李根源简历	（ 105 ）
五、滇西抗战文献选辑	（ 106 ）
（一）告滇西父老书 李根源	（ 106 ）
（二）为保山惨变乞赈通电 李根源	（ 107 ）
附：蒋介石、于右任、居正等复电五件	（ 108 ）
（三）戴安澜师长灵柩过境通电 李根源	（ 108 ）
（四）腾冲县务会议通告腾城沦陷经过	（ 108 ）
（五）腾冲旅省同乡会通告腾城沦陷经过	（ 109 ）
（六）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致滇西各土司代电	（ 110 ）
（七）报告抚慰滇西土司情形书 李根源	（ 110 ）
附：蒋介石复电	（ 112 ）
（八）滇西各土司致李根源等输诚函电十一件	（ 112 ）
1、六库土司段承经致李根源函	（ 112 ）
2、果敢土司杨文炳致李根源函	（ 112 ）
3、耿马土司罕裕卿、孟定土司罕万贤致李根源、宋希濂电	（ 112 ）
4、猛角董土司罕富民致李根源电	（ 113 ）
5、勐卯土司代办方克胜、陇川土司多永安致李根源函	（ 113 ）
6、干崖土司刀保图（京版）致李根源函	（ 113 ）
7、六库、鲁掌、登埂、老窝、卯照等土司致李根源电	（ 113 ）
8、湾甸土司景寿庄致李根源电	（ 114 ）
9、潞江土司线光天致李根源、宋希濂代电	（ 114 ）
10、南甸土司龚绶致宋希濂、李根源电	（ 114 ）
11、刀京版、盖秉全、赖奉先、思鸿升等致李根源电	（ 114 ）
（九）七七五周年纪念会腾冲军民通电	（ 115 ）
六、滇西军民抗战概况 尹明德	（ 116 ）
七、抗日战争时期日记片断 尹明德	（ 127 ）
附：尹明德简介及编后说明	（ 143 ）

八、腾冲战役纪事诗十六首	李根源	(144)
九、陇川各族人民抗战概述	杨绍臣(遗稿)	(147)
十、盈江抗战文史资料选辑	刀安禄等	(160)
(一) 盈江维持会及日寇罪行		(160)
(二) 日寇罪恶实例		(165)
(三) 日寇火烧太平街		(166)
(四) 浑水沟伏击战		(168)
(五) 旧城抗日青年队		(169)
(六) 抗日游击队在昔马		(170)
(七) 芒允围击战		(171)
(八) 严惩日寇奸细记		(172)
(九) 兴龙、傣龙的水底抗日勇士		(173)
(十) 刀京版由勐卯撤回盈江		(173)
(十一) 盈江沦陷后的刀京版		(174)
十一、梁河抗战文史资料选辑	梁河县志办公室	(177)
(一) 梁河沦陷血泪史	文必显	(177)
(二) 日寇在梁河的两次罪行	陈正德	(178)
(三) 日军侵入囊宋关	张星映	(179)
(四) 日寇在河东的罪行目击纪	陈子孝等	(180)
(五) 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文必显	(181)
(六) 抗日时期梁河游击队概况	陈正德	(182)
(七) 九保青年三眼井杀敌抗战	张给荣	(184)
(八) 汉奸杨含枝一家的下场	陈正德等	(185)
(九) 肖光品游击队在梁河	陈正德等	(185)
(十) 南甸土司在沦陷时期的两面政治	陈正德	(186)
(十一) 南、干、盏三司监督厅成立前后	刘岱山 文必显	(189)
十二、滇西抗战回忆	杨肇骧	(191)
十三、畹町撤退经过	李志正	(201)
十四、滇西抗战见闻记	王惜时	(205)
十五、惠通桥激战前后	万寿康	(216)
十六、松山战役回忆	陈一匡	(232)
十七、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杜聿明	(239)
十八、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	宋希濂	(262)
十九、中国驻印军始末	郑洞国 覃异之	(280)

※ ※ ※ ※ ※ ※ ※ ※ ※ ※

刊头题字 李群杰

封面设计 李开明

本集责任编辑 匡大一 李绍诚(傣族)

編輯出版說明

为了满足我州各地区、各部门开展编史修志工作的需要，我们根据德宏州史志编委会的决定，着手编辑这套《德宏史志资料》丛刊，陆续分集出版，内部发行。从现在开始，计划每年出五至六集，每集二十五万字左右，大约分二十集，预计在三、四年时间内出完。

编辑、出版这套资料丛刊的目的，一是可以不断地积累和永久地保存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德宏地方史志资料，传之永久，使一些珍贵的孤本、善本资料，特别是用各种民族文字记载的稀有资料不致失传，能够为今后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为进一步研究德宏地方史和民族史服务；二是通过系统收集、整理德宏地方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社会、人文的全面资料，可以给当前的四化建设提供某些决策信息，寻求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三是可以为全州正在开展的编史修志工作提供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料，以便大家对有关的历史事实进行考证、鉴别和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收集和编辑、整理资料，是编史修志的基础工作，没有大量的内容丰富的可靠资料，就谈不上编史修志。这套资料丛刊，大体上就相当于德宏地方史和地方志的“长编”或“资料类编”，完成了这项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就给德宏地方史（包括地方党史）和地方志积累了主体资料，提供了大量素材，为正式编写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州系祖国西南边疆的多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解放前长期隶属内地府、州、厅、县管辖，历代没有形成过系统的地方史志书籍，文字记载也比较少。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新划定的行政区域，因此，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地方史志资料，是一件开拓性的新工作。由于我州史志工作开展时间还很短，加上我们知识浅薄，现在所收集到的资料还很不完整，要编辑出版一套史料丛刊，困难还很多。迫切希望各地史志工作机构、专家学者以及史志工作爱好者、关心编史修志的热心人，多给我们支持、帮助和指导，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或推荐、介绍有关德宏地区的史志资料，我们和广大读者将深为感谢。

对于编辑出版德宏史志资料丛刊的有关问题，现作如下说明：

一、本刊收录的资料，以涉及德宏地区的历史事实为主。有的事实虽然不是直接发生在德宏，但与德宏史事有关，或者在历史上曾与德宏属于同一行政区域地区的有关资料，则作为附录一并选编收录，以求得资料的完整和系统，便于查照参考。

二、本刊资料，重点选录当地珍藏的有关记载德宏史事的孤本、善本资料，特别是翻译整理当地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史料，如有关地方史事、民族史事的文书、档案、传抄本，以及家谱、私人著述、日记等等；对于已经登载在各种书刊上的有关德宏的史料，凡有参考和使用价值的，亦酌量选编收录。

三、本刊资料的编排，以现时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和内容归类分集

编辑出版，对于字数较多一集容纳不了的同类资料或在分类刊出后又征集到的新资料，则另行选编，以后继续刊出。

四、本刊收录的古代和近代的各种史料，由于著述者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同历代史书一样，不免存在着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甚至反动的民族观。他们否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肆意诬蔑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他们宣扬个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对历代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他们或者往往以大民族主义的立场观点歧视、污蔑少数民族，也有的以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记述民族关系问题等等。为了全面保存史料的原貌，对于这类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污蔑性的称谓，本刊除酌改“彳”旁为“亻”旁外，其它有歧视性的称谓或古今称谓有歧异的，均照录原文，不加改动。由于人力不足和水平有限，对于错误的以至反动的立场观点，没有逐一加以批注。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注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加以鉴别。

五、本刊选编的史料内容，均按原文照录。其中，有的史料记载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有的前后史料记载的内容有矛盾或差别，有的史料史学界尚有争论，我们辑录原文并不意味着赞成其观点。有的材料人名、地名译音及时间、地点有歧异，有的原文有错讹、颠倒、重复、遗漏之处，我们除对史文的错、倒、脱漏及明显差错稍作校勘外，其它均从原文，不作史实的考证校订。以上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注意加以考证。对于历代各种史料有某些内容重复的，也一般按原文一并刊出，以便于从多方面考证史实。

六、历代史料有很大部分系文言文，原文不分段落，也没有断句、标点。本刊选录时，均按原文内容和现代文法划分段落，加以断句，并使用现代通用的标点符号。对于原文在正式出版的书刊中已有分段和断句、标点的，我们则继续沿用，不再变动。分段和断句、标点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七、史料原文一般使用旧年号，本刊编录时，在旧年号后面用括号标明公元年号，以便查考。

八、为了方便阅读，原文的繁体字和异体字，一律改用现行的简化字及通用字。

对于选录和编辑出版地方史志资料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加上知识和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多给批评指导，以便今后不断改进工作。

德宏州史志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编者附注：为了使我州史志机构的名称与工作内容相一致，便于上下左右行文联系，推动编史修志工作和广泛动员征集建国前后的地方党史资料，经领导批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名称，已更改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简称“德宏州史志编委会”，其常设机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名称，也已相应更改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德宏州史志办公室”。但在此之前，本丛刊一九八五年第一集至第五集的封面已制版印刷，故封面上编辑单位的落款名称，需待第五集后再改用现名。

前言

张国龙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为了德宏地方编史修志的需要，也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我们将有关滇西抗日战争的部分史料收集整理，作为《德宏史志资料》的第二集付印，供大家参阅和有选择地使用。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日军侵入我畹町，五月五日进入到怒江惠通桥被阻。之后，我们德宏地区和腾冲、龙陵两县，就变成了日寇蹂躏的沦陷区，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收复畹町为止，总共两年零八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怒江以西的各族人民过着亡国奴的日子，多少同胞惨死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刀之下。我是龙陵镇安人，日军占领龙陵时，我已八岁，记得当日军入侵时，事前乡下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五月四日才听说日本人进到龙陵了，遥望龙陵县城方向，火光满天。一时间，全镇人民惊惶失措，大街小巷拖儿携女，急忙背上简单的行李，挑上少量粮食，向四面八方逃难，人们哭泣着、呼叫着……，从此一个几百户人家的街镇变成了死镇。五月五日，一些来不及逃出的人，便被日军杀害了，仅镇安街就有常绍孔等数十人被杀害。我们逃进了大森林里，过着原始人一般的难民生活。将近三年的苦难日子，是一言难尽的。在这里，我只能就这一集资料谈点个人的看法。首先，我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资料，能够树立起强烈的爱国之心。从我幼年的亲身经历中，从我们民族所受的苦难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亡国之苦是切肤之痛。德宏是沦陷区，通过阅读这集资料，我希望老一辈人和我的同龄人，回头想想我们的过去；希望年轻一代也了解一下在我们这块美好的国土上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共同想一想“国富民强”这几个字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去做。

中国的八年抗战，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是不可否定的客观历史事实。但是在这集资料中，我们却看不到共产党的具体领导，这是怎么回事？这在知道当时历史背景的老一代人来看是清楚的，但对青年一代来说可能就难以理解了。其实，回答是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当时滇西地区尤其是沦陷区还没有党的组织。云南在抗战时期是国民党的大后方，滇缅公路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军援方面同国外联系的唯一通道。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切断这条通道，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很快就占领了缅甸，紧接着就企图向云南进攻，打入我西南大后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此派出远征军到缅甸迎敌，想阻敌于国门之外。但是，由于当时的英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互相利用又互相戒备的利害关系，加上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指挥无能，一触即溃，仓惶后撤，日军进入德宏及腾、龙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根本没有经过战斗，即迅速占领了我国这一大片边防要地。德宏及腾、龙地区沦入日寇的铁蹄，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在滇西抗战中，中日双方沿怒江两岸对峙，相持达两年零八个月，日本侵

略军之所以没有打过怒江，终于未能实现其进一步占领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究其原因，一则是因为怒江大峡谷形成的天然屏障，两岸悬崖陡壁，江面水深流急，无法洄渡，惠通桥炸断后，怒江成了难以飞越的天堑；二则是因为如果日军一旦攻过了怒江，占领了滇西以至昆明，国民党的大后方就将变成大前方，这将对国民党形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派重兵沿怒江布防，层层部署，稳住大后方，巩固其统治区域。至于中国共产党对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一方面是党直接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广大民兵游击队，在华北、华中等各个主要战场同日军英勇作战，牵制住了侵华日军的大部主力，并不断歼灭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赫赫战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主张，并同共产党协同配合，对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滇西的抗日战争，就是以这些国民党将领直接指挥的军队在各地抗日游击队和各族人民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的支援和配合下，最后取得胜利的。在这集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记载这些部队如何布防和反攻的情况，这是不难理解的。

在滇西抗战中，有许许多多的抗日将士在战场上英勇阵亡了，有许许多多的各民族人民中的爱国主义者和无辜群众惨遭日寇杀害。据我们所知，在龙陵松山、老东坡等阵地上牺牲的将士即数以成千上万计，战后的废墟上白骨成堆。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和犯下的血腥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我们无不感到愤慨；对于国民党某些将领因指挥无能而造成的重大伤亡，我们当然感到痛惜；但是，对于成千上万为了收复国土而英勇捐躯的将士，以及在敌人屠刀下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为保持民族气节而为国就义的各族爱国志士，我们更应当深切地缅怀他们，永远地纪念他们。一切为抵抗外来侵略而英勇献身的中华儿女，永远是我们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千秋万代都不能忘记他们。

这集资料的前一部分（即第三至第五篇），是方国瑜先生为《新纂云南通志续编》收集撰写的关于滇西抗战的综合性资料和李根源先生在《永昌府文征》中辑录的部分文献史料；第五篇和后一部分（即第十二至第十九篇），是原国民党将领和有关军政人员在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这两部分资料，多数都先后在《永昌府文征》、全国和云南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刊载过，因其中大部分都是记载与德宏及滇西抗战有关的史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所以我们全文转载，不再重新整理。这集资料的中间部分（即第七至第十一篇），是我们这次在州内收集整理的，都是德宏地区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人提供的资料。由于时间短促，这部分资料收集的还不够全面和不够系统，有许多重要资料尚未收集整理，有待将来进一步广泛征集和系统整理后，再作补充。前后两部分资料，记录军事活动的内容较多，而对沦陷区各族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则反映较少，对日寇的罪行也揭露不够，并且有些材料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有些史实也有待进一步考证核实；这次在州内收集的这一部分资料，也还需要再作调查充实。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阅读时应当加以鉴别，在使用时需要慎重考证。但是，总的来讲，由于这些材料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整个滇西抗日战争的概貌，多数事实是可信的。虽有不足之处，但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

方 国 瑜

弁 言

一九四四年审订《新纂云南通志》工作结束，旧云南省政府聘请原任审订的几位委员续修辛亥革命以后部分，先作长编，国瑜亦充其事，负责编写抗日战争部分，议定分作“滇军出征篇”、“滇境空袭篇”、“滇西战事篇”、“越北受降篇”等。

一九四六年保山旅省同乡会约几位学人纂修县志，推国瑜任总纂，到保山，乘便收集滇西抗战资料，周历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诸处战场，进行调查访问，又从李印泉先生处得几份油印的战报，益以私家纪录数十种。回昆明后再从报刊通讯广泛征集，走访亲历其事者，收获甚丰。经取长补短，互相订正，详加整理，写成此篇。因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原在昆设置的抗日机构，或迁或撤，人事变动很大。云南通志长篇编纂工作，无形中断。国瑜负责抗日战争部分的其他各篇，也无法继续编写。为保山县志撰写的抗战纪事，所纪较详，亦属滇西抗日战事组成的一部分，特作本篇第陆部分，附之篇末。

此篇脱稿数十年，限于当时客观环境，为官修志书编写，内容取材于官方文件者也较多，不一定能作为足以传世的徵信录。但作为云南滇西抗日文史资料之一，或有可供未来史学者参考之处，国瑜周历、采访、征集、整理、订正、核实以至编写脱稿所花精力，也就不是白费了。

回顾民国二十六（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军兴，……倭寇四出侵犯。八月陷平津，九月陷淞沪，二十七年十月陷广州，二十八年二月陷海南岛，六月陷潮汕，我主要海口，渐被敌人封锁。自云南经越缅之国际通道，亦渐形重要。发动滇西数十万民工，兴修滇缅公路，以二十七年七月完成。供应物资，支持抗战，滇越、滇缅两路，厥功甚伟。敌人梦想速战速决，然我恃两路交通，不为所困。敌人警告英法，封闭两路，而英法又不欲倭寇独霸中国，不允也。二十九年四月，欧洲战起，英法不暇东顾，倭寇阴谋日益放肆，英国曾一度封闭滇缅公路，法国则战败，倭寇进兵越南。英又鉴于倭寇之贪得无厌，重开滇缅路。三十年十二月，倭与英、美宣战，数月而香港、菲律宾、马来亚之地尽失，暹罗亦降于倭，乃进攻缅甸，切断我国际交通。至是，远在最后方之滇西，变为每事必争之最前线。自三十一年春间，我远征军入缅，继而腾、龙沦陷，且扰及思普边区。防战年余，我远征战区大军反攻，收复腾、龙，驻印度国军亦收复缅北，至三十四年一月，会师于猛育，开通中、印公路。其间约三年，经历军事艰难，民力困苦，卒能克敌奏攻，不可不详记其事迹，就所见闻而纂述之。

此篇取材，初欲以官府档册为主，久而不得。无已，求部队之战报，又仅得第二十集团军、第八军及驻印军之半，余犹缺如。乃求私家纪录，辗转相托，凡十数种，以腾冲沦陷纪略，保山五四被炸记，从李监察使西巡日记，十二版纳纪年史料，第十一集团军兵站业务报告，最为可贵。然皆限于一时一事，又求之当日随军通讯之文，刊载报章或已汇刊成册，复益以新闻电讯。征集之书盈篋，而错落不齐，且或牴牾，反复比勘，录其大要。

撰稿之初，欲一一注明出处，然每一事，参酌众家，且初稿成，走访亲历其事者，多所商正，而近时事犹在耳目，不尽以书为据，故不详记出处也。至于事之经过，所可取资，或丰或啬，故不免详略不均。分别条目，悉视资料之多寡，又不免轻重失宜，此则撰稿时所欲整齐而不可得者。事迹距今太近，纂录之难，有甚于古史者，申述始于端焉，三十五年十月三日记。

壹、腾龙边区沦陷与防战经过

一、援缅甸失利

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倭寇向英、美宣战，进逼南洋，不过百日，占领香港、菲律宾、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新嘉坡诸境。而越南、暹罗则先已降服，军声大震，乃分路进攻缅甸，英军节节败退。

当太平洋战事初起，中、英、美三国会议组织联军，中国担任越南、暹罗方面之军事。印度、缅甸方面，则归英国指挥，英军统帅卫菲尔请我军入缅。适时第六军之第四十九师彭璧生部，防守滇缅公路，驻扎滇西，先开往腊戍，余部预定新年一月陆续进发。既而缅政府不欲我军入缅，阻彭璧生部于晚町，余军奉命缓行。迨二月中旬，缅甸危急，卫菲尔复求援于我。是时我军自川、黔、桂诸境开拔至滇者，集于滇池附近，乃遣第五军杜聿明部之第九十二师余韶、第二百师戴安澜、第二十二师廖耀湘三师，第六军甘丽初部之第四十九师彭璧生、第九十三师吕国铨、第五十五师陈勉吾三师，第六十六军张轸部之第二十八师刘伯龙，第三十八师孙立人，第二十九师马维骥三师，相继入缅。罗卓英为战区长官，杜聿明副之，美国史迪威将军为参谋长，又派参谋团林蔚、马崇六等调度军事。初谓英军派大批汽车来迎，竟不至，乃徒步进发。云南省政府令沿途各县，开积谷供军食，昆明市民劳军欢送，至为热烈。

倭寇自三十一年二月上旬犯缅，占地那悉林区，追击英军渡萨尔温江而西，攻占白古，三月八日破仰光，敌以第三十三师团沿伊洛瓦底江而上，攻普罗姆，以第五十五师团沿仰光铁路而上，攻洞吾，以第十二第十八两师团联合暹罗军两个师，自暹北景迈西进，攻萨尔温江以西掸人地，计敌兵力十余万众，势甚危急。我军闻讯，兼程以进，知者叹息我军入缅太迟，引为忧虑。而我军急于应援，不及沿途部署，猛力以赴，先头部队之戴安澜师，抵达洞吾^{一译作同古或东瓜}布置防务。三月二十五日，敌兵迫近洞吾，与我军接触，战斗激烈。敌之战车，纵横扫射，飞机狂炸，我虽武器不如，犹奋勇抵抗，坚守不

退。鏖战四昼夜，敌我伤亡均重，敌复施用毒气，我军因无防毒器具，二十九日向北转进。

自仰光沿伊洛瓦底江而上之敌，以四月一日攻占普罗姆，侵进不已，十六日窜至叶南羌，即缅甸富产石油之区也。英、印、缅军被围，我军一部驰往援救，激战两昼夜，击退顽敌，解友军之危。是时敌军沿江沿铁道而上，势将会师于曼德勒，我军即在曼德勒布置，准备会战。

自暹北景迈西进之敌，既渡萨尔温江，犯至包拉克^{在洞吾之东}适我第六军开到，发生激战。四月二十四日，敌军北窜至罗衣考，施用大量战车突进，我步兵屡被冲散。自此而北，公路通至腊戍，我军三师分防，企图向腊戍转进，集中抵抗，予敌以重大打击。而敌一联队已在我先孤军深入，迫近腊戍，二十八日以战车三十余辆猛攻腊戍。时我军因急于开赴前线，先后开至腊戍之第五军进曼德勒，分赴洞吾、叶南羌前线。第六军沿公路而下，分防掸人地，故腊戍无兵。续进之第六十六军，军部在龙陵，适有二营开至腊戍，闻警应战，奋勇痛击。敌之战车极猛，并有飞机十余架助战，至二十九日，我因伤亡甚重，向畹町撤退。五月三日，敌侵进畹町，五日窜至怒江，敌兵侵扰之速，非初料所及矣。

腊戍失守，我入缅军归路断绝，仓卒撤退。第六军向东入孟良而至车里。第五军向八莫、密支那转进，戴安澜、余韶二师取道伊洛瓦底江以东地区。廖耀湘、孙立人二师随史迪威将军、罗卓英长官取道伊洛瓦底江以西地区。敌兵追击，且战且却，五月二十三日在猛密西南味谷^{即产宝石之地}发生激战，师长戴安澜负重伤，二十七日殒命。而敌已先于五月九日占领八莫、密支那。惟畹町、八莫一线与腾冲间地区，敌兵犹未至，我军直北经干崖、南甸、古永、曲石、出片马至泸水，六月十日折至漕涧。又一部沿恩梅开江而上，折贡山，经维西而至大理。至于由伊洛瓦底以西转进之部队，在拿把附近与敌发生激战，我军避开敌人目标，道出猛拱以西，向胡康河谷而进，经清加林、太洛、新平洋至印度东北境之列多，时当雨季，山险路滑，且道路不修，给养困难，官兵饥寒交困，备尝苦楚，死于道者亦多，八月初始先后抵达列多。

此次我军入缅，时机过晚，既抵前线，未及布置阵地，即仓卒应战，无从发挥全力，自始至终，战况均呈被动，虽官兵用命，制敌于洞吾、叶南羌，卒难挽救危局。且敌出奇兵，袭我后路，至不可收拾。然我军陷于敌兵围困之境，奋勇突出，越荒渡险，绝粮断炊，屡遭敌兵阻击，且战且退，分路撤离缅甸。

二、腾龙区沦陷

五月三日，敌兵攻陷畹町，即入滇境，第六十六军在龙陵、芒市一带部队，散置要口，零星布防。因事出意外，阵地犹未立，而敌已冲至，屡次被敌击败，是日午后，芒市沦陷。四日敌兵至龙陵，我在龙陵部队，已零星四出堵截，无守城兵与战。

五日，自缅甸逃出至龙陵之公私商车，向惠通桥衔接而行，状甚惶惶，敌寇军车，潜械伪装，混入商车队疾驶。我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自龙陵退归，上午十时抵惠通

桥，恐敌兵疾进怒江，即命守桥工兵安置炸药于桥上，待机炸桥。商车过桥者，即命驶行，随后而来者，犹源源不绝，注视怒江西岸迂回山道，车辆蜿蜒而下，惟愿商车多过，又恐敌车来到，时时警敏提防。至十一时余，适有龙陵商人何树鹏者自保山归，驱车出惠通桥，载客数人，将返龙陵。遇迎面而来之车，有相识者，言龙陵已被敌占，乘客匆卒下车，改乘他车回保山，何树鹏亦迟疑转车。有一车欲从旁冲过，驳车过猛，机械损坏，横陈于道，续至之车不得行。守桥宪兵见横车阻道，努力排除以清道路，而驾车者报以恶言，宪兵开枪击之，距桥十数丈，有敌寇军车已暗随我大队跟进，作偷渡惠通桥之计，至是被阻西岸，及闻枪声，以为我军已发觉，开机枪向桥头扫射，企图阻止破桥，以便长驱直入，我知敌军已跟踪而至，际兹千钧一发之时，马总指挥乃下令炸桥，轰然一声，石破天惊，铁桥中断，时正十二时十五分也。犹滞怒江西岸之商车难民，见桥炸断，恐惶奔驰，进则路断，退则敌阻，遂相率弃车登山，扶老携幼，喧号之声，极人世之凄楚。敌军排拒阻道之车而进，须臾敌快速部队之坦克车、装甲车，已抵桥头，不能飞渡，隔江展开激战。惠通桥向为稽征之处，未设重兵防守，斯时仅有炮烽部队滇籍步兵一连，中央宪兵十数人，及少数之工兵，有营长张祖武统之。数百敌兵突至，情势至为危险，马总指挥镇静应付，指挥桥头之各少数部队，隔江射击，所命必中。敌轻我军力单薄，开炮掩护，乘皮船渡江，兼有泗水渡岸者，我忠勇士兵，义愤填膺，跃出战壕，大呼杀贼，冒枪林弹雨，以白刃歼灭之，敌不得逞而稍怯。沿江民众，景从助战，喊杀之声，震动山谷，激战八小时后，我军死亡殆尽。千钧一发之际，第七十一军之三十六师第二百三十六团赶到，加入作战，情势始得稳定，转危为安。缘有第七十一军为援缅甸进部队，自昆明徒步出发，五月四日，先头部队第二百三十六团熊正诗部，开抵保山。是日保山遭敌机轰炸最惨，入晚知敌兵已侵进龙陵，参谋团团长林蔚，先数日自腊戍退至保山，指挥军政机关撤退，即命熊正诗率队往防惠通桥。午时乘汽车出发，而撤退车辆拥挤于道，对面前进，因山路陡窄，不利遄行，入晚抵惠通桥，已正危急，乃速部署，炮轰对岸，敌知我援军已到，且山崖无处隐蔽，乃由江岸退去，择险扼据，惠通桥之危始解。而遮放、芒市、龙陵已陷于敌。

敌兵突进龙陵，消息传至腾冲，恐慌异常。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纯武驻腾冲，企图逃逸，一面加紧搜括，一面急电至昆明求调他职，即被命为云南警备副司令，藉故首先启运鸦片烟土数百驮离腾，海关银行亦急于输送物资，封马拉夫，秩序已不佳。五月七日，龙监督不顾地方人士请求御敌，率特务营启程赴省，各机关职员纷纷逃散。腾冲县长邱天培送龙监督至芹菜塘，下午回城，傍晚在商会召集临时会议，宣布县府与各机关联合撤退之意。到会士绅谓县长有守土之责，未见敌人，何可撤退，建议派兵沿龙川江防御，拆毁腾龙、龙安两桥，设递步哨以通情报，当场表决议定。午夜，邱县长携眷逃出县城，所有自卫队及警察亦挟持出走至三练，其余各机关主管人员，皆私自潜逃。驻防腾城之护路营，七日晚由营长李从善率领撤退至城西三十里之炭炭山，仅留少许兵在城中维持秩序。八日，人心惶惶，自缅甸退出之伤兵难民，络绎而至，由八莫来者，数约千余，在城外四五保街沿门求住，众声嘈杂，浮动异常，居民为之炊爨供食，促其速行。由密支那来者，数亦千余，未入城市，经北区向瓦甸而去。地方士绅睹此恐怖情形，集议维持秩序，派人追送公函，请邱县长回城主持，九日晨，第六十六军之第二十

八师师长刘伯龙，由龙陵退出，率官兵二十余人至腾城，士绅请留腾镇摄，惟谓无可指挥之兵，即匆促离腾，至永平收容部队。邱县长自曲石退回，旋得情报，敌兵已进抵腾城南四十里之孟连街，官绅相对歔歔，一筹莫展。邱县长复星夜逃去，人民亦纷纷逃散。在先数日，道路传言，莫衷一是，城乡慌乱异常。又因拉夫封马，壮丁不敢出，老弱妇孺驱黄牛驮者，络绎于途。至闻敌兵已至孟连，人民四处逃散，转徙流离，不堪其苦。且因不能多携什物，逃出数日，啼饥号寒，为状至惨。十日午后二时许，敌兵二百九十二名，不费一枪一弹，大步扬扬，把臂欢笑，直入腾城。是时各机关门户洞开，杳无一人，居民逃散已空，城市物资堆存如山，所有公私财物，悉归敌人所有，适数日前腾冲商会由密支那运来大米三千余驮，盐局囤储食盐亦至丰，尤使敌人喜出望外。

敌兵既占腾城，留少数驻城内，其余分驻城附近之英国领事馆、新桥河、五保街、松园、龙光台、老草坡等处。并派巡查队，每日巡行稽查，凡道路要口，构筑极坚固之防御工事，强派民夫，日夜劳作，四城门外，堡垒林立，四五保街要冲之处，深掘战壕，遍设障碍物，如临大敌。且用疑兵，清晨部队由北门出，扬言开赴前方，傍晚又由南门而归，谓增援部队已至。尤可笑者，敌兵初至，派队追击我护路营，城内守军甚少，四城楼上，扎草人、着军服、持枪守卫。老草坡等处亦以草人为兵，远视俨然敌人，久而识破，数月间，敌兵实未增加也。

敌到腾城数日，号召地方头目，组织地方维持委员会，以土豪李子盛为会长，并设军政班，使之协助。初时，敌兵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居民视如恶兽，敌兵至村寨，即逃散一空，且多白昼避入山林，昏夜始归，料理家务，黎明复出，往返率由小径，无敢行大路者。自维持会之军政班成立后，使之四出劝告，安居复业，惟仅少数回家，城保则多犹豫。敌用欺骗手段，恐怖情形稍减，发良民证，每月巡视一次，盘查之苛，不堪其扰。而地痞无赖之徒，趁空打劫，城保一带，偷窃横行，公私财物，潜运而出，故平日丰衣足食之家，沦为破家丧产，地痞无赖者反成富翁，有“胆大者胀死、胆小者饿死”之谣。

敌占领龙陵、腾冲二城，赶修腾龙公路^{九十二公里}自畹町至腾冲，沿途镇市，敌兵驻守，在交通线东西两侧，敌兵未至，然我无守军，已成敌之军事势力范围，惟腾冲北境，我预备第二师顾葆裕部驻守，声威所及，怒江以西地区，虽为敌强占，犹不为敌所有。

三、保山城慌乱

腊戍失守，沿滇缅公路撤退之难民物资，载车以行，络绎于途，昼夜不歇，及抵保山，欲稍安息者，停车城旁，壅塞于道，凡数千辆。市民住宅，旅客盈门，路旁田塍，露宿风餐者，犹无计其数，人声喧阗，繁杂已极。畹町、芒市失守之讯，已有所闻，惟讳而不言。五月四日，学生开纪念会于城中保岫公园，街市悬旗庆祝，午前十一时敌机二十七架轰炸城南，投弹并扫射，逾时复有二十七架，轰炸城西北区。敌机已临，防空部门不发警报，民众以为美国空军来助战，翘望拍手。旋即投下炸弹，故死伤极夥，且因

散投燃烧弹，四处起火，繁华市区，顿成灰烬，被毁房屋千余所，死伤约二万人。次日正午，复有敌机二十七架来袭，狂投炸弹，散布甚广，未集中一处，故破坏较微，且是日清晨，城市民众，疏散山野，故无人被难。

是时，保山驻军为第六混成旅旅长龙奎垣，称熄烽部队，负漾濞至畹町防务之责。正当滇缅公路货物运输极盛时期，以苛徵营利为本，部队毫无纪律。五日薄暮，龙奎垣与保山县长刘言昌，宣告敌人已过怒江，于是全城嚣然，士绅造官府欲谋固守之策，而龙奎垣、刘言昌早已遁去。后保山稳定，刘回城，为士民不齿。各机关职员，纷纷逃逸，征缅军留后机关，亦恐保山不守，纵火焚毁仓库，不问公私物资，付之一炬。城市已成混乱，盗匪乘机劫掠，公然搬运铺店货物，择其价贵者捆载数十辆，扬长而去，余货委弃于道，盈街塞途，强悍者争负远逸。是夕，停于保山之车，争先逃难，自惠通桥续至之车，亦不敢留，络绎于道，如长虹地练，哗乱之声，彻夜不绝。次日清晨，居民之扶老携幼弃家而四散逃难者，呼号载途。保山城内，余火未熄，死尸纵横，肃杀之气，已成鬼市死城也。

四、怒江边设防

初援缅军自昆明徒步出发，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之后，继以第十一军钟彬部之李志鹏、张勋、胡家骥三师。先头部队第三十六师抵保山时，已知腊戍失守，催促在途部队，兼程集中保山，参谋团团团长林蔚在保山指挥军事。五日午刻命熊正诗一团开往守惠通桥，因迎面而来之车，拥挤异常，入夜始抵桥边，已在激战中，我少数守兵及民众，见援兵至，狂呼之声，山谷为应，既稳固阵地，击退来犯之敌，至是我凭怒江天堑而守。

保山紧急，腾冲失守，西南一隅，大为震动，当道无决策，又恐敌东进，军事委员会下令破坏祥云至孟定之公路，滇缅铁路局兴修，尚未完成。及祥云至西昌金沙江以南之公路，自惠通桥以东之滇缅公路已破坏五十公里，又保山至漾濞之公路也准备破坏。堆存保山之物资，纵火焚烧者，无计其数。全滇人心惶惶，保山难民东奔者，途为之塞。即居昆明者，认为当道决定放弃云南，亦纷纷迁往四川，昆明公私商人，贱价抛售囤集货物，其惊慌有不可终日之概。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后自昆明驰赴保山。是时，敌兵增援怒江西岸，隔江炮击我阵地，敌机常来扰乱，保山恐怖未减，谣传纷如。有议退守澜沧者，李监察使宋总司令力主不可，屡电致军委会陈述，李监察使并亲在公路上指挥难民从容疏散，阻止兵车退却。六月二日夜间，敌兵数百渡江，情势严重，我军往击尽歼之，江防乃渐巩固。第七十一军负怒江防务之责，与敌隔江而守，军长钟彬率第八十七师六月十五日始至保山。

敌兵图攻保山，不能越怒江天险，乃侵入麻栗坝，即缅甸属之果敢县，在怒江东。欲自此攻我镇康，惟道路艰难，六月三日自户板侵进孟定，我滇缅铁路警察队四五十人，有机枪数挺，由中队长曹发安、王理文率领，驻防孟定，见敌兵五六百名，即退出，敌蹑至，曹、王扼险开枪抵御，未一时，敌以我有备撤去，敌并不敢沿滇缅铁路而

进。后我军布防镇康、顺宁，且卡瓦山游击队长张万美，时出扰乱敌阵，故敌兵虽数至孟定，而不敢轻进也。

自五月初慌乱，至六月下旬，我军防线稳定。怒江以西之地，虽为敌兵强占，惟仅沿公路线之畹町、遮放、芒市、龙陵、松山、腾冲等处驻兵，其余土司地，则仅派员劝告投降，特许播种鸦片，且赐物以拢络之，诸土司无兵力，佯诺，而未尝心服也。六月一日，李监察使发告滇西父老书，遍寄诸土司。八月一日，行营电令诸土司捍卫疆土，由第十一集团军转发，并派尹明德为代表，前往宣慰，南甸、干崖、盏达、户撒、腊撒、潞江、猛卯、陇川及江内、耿马、孟定、猛角董、湾甸、老窝、六库、鲁掌、卯照、登埂诸土司，函寄李监察使，输诚效力。芒市、遮放、猛板三土司，虽在敌寇威胁之下，亦密遣人与内地联络，虽不能自拔，亦不昧大义从逆也。

五、腾冲北战斗

原驻腾冲城内之护路营，在敌兵未至之前二日，退往岷岷山。敌兵入城，护路营退驻瓦甸，敌兵追踪攻击。五月十八日在瓦甸附近之归化寺发生遭遇战，我军正堵御间，第一连引兵回避，旋即溃败，退至栗柴坝渡江。是时自腾城退出之海关人员及民众数百，随护路营转徙。及至栗柴坝渡口，护路营争先渡过，敌兵已至，鹄立江干之民众，相率投水者数十人，余悉被俘，敌以绳缚，使跪于前，用机枪扫射，全数毙命。敌率队回城，途经向阳桥及小回街，纵火焚庐舍而去。

五月十二日，预备第二师顾葆裕部，奉命驻防腾北，相机收复失地。顾师长率队渡惠人桥，进攻橄榄寨，克之，兵力已达珠辛街来凤山后，派第五团第三营道出猛连。镇长杨绍贵率壮丁三十余人来协助，绍贵侦知敌运输队自龙陵输送械弹，二十六日过猛连，预伏官坡袭击之，歼敌八十三名，绍贵负伤死，第三营彭营长率众退出。顾师在橄榄寨与敌鏖战七昼夜，死伤六百余人，退出守双虹桥、大塘子、瓦甸、界头、曲石、沿龙川江上游一带布防。自后，与敌坚持，大小数十战，固守阵线。初，预二师副师长洪行，于六月五日在江苴召集地方士绅，成立临时县务委员会，以刘楚湘为主任，张问德、徐宗稚、赵宝贤、谢树楷等为委员，执行县政。各乡志士来集者千余，筹设干部训练班，组织民众武装，为进取之基。旋省府委张问德为县长，七月二日在瓦甸办公，十日设立县政府于界头，地方士绅，匡济时艰，与部队协力，军民相处，甚称和洽。

三十二年二月中旬，腾城敌军增援至七八千人，乃分路北犯。其一路约千人，附炮四门，于十四日晨在龙川江西，经马站街向顺江街来攻，我军迎击。敌军陆续增援，向我猛扑，我军为避免与优势之敌正面作战，乃逐次向明光一带撤退。敌以一部来袭明光，主力渡龙川江，窜抵桥头。十七日拂晓，在马面关发生激战，十八日我军转进至马面关东侧之朝阳地，严阵拒敌。其又一路敌约千五百人，附炮数门，沿龙川江东岸北犯，十五日侵至江苴街后，即分股窜扰，主力向林家铺大塘子进犯。十九日敌在双虹桥附近施放烟幕，并利用飞机大炮之掩护，施行数次强渡，我军沉着应战，将渡江进犯之敌全数歼灭于水际，敌以计不得逞，乃转出敢顶街。二十日敌四百余人窜抵蛮云街，二十一日抵蛮蚌，经我军阻击，窜回邦瓦寨。至三月上旬，我第三十六师渡江袭敌，将双

虹桥大塘子诸处敌军击溃，斩杀敌众三百余名，残余之敌受我猛烈压迫，夺路逃窜。三月中旬，敌退回腾城附近，我恢复二月以前之防线。自后，时有争夺，五月中旬之战，亦甚激烈，然阵地则未移动。腾冲县政府为避免威胁，二月自界头迁桥头，复迁三月官，复迁平田，复迁漕涧，在怒江东岸，策动民众，协助国军作战。

我驻印度国军，以三十二年九月初集结于列多附近，十月进发攻缅北，滇西驻军亦准备策应。敌为保护腾龙之安全，大举攻腾北，决心扫荡我游击部队。十月初旬，腾龙及拖角之敌万余，分六路发动攻势，一路由镇安街沿怒江西岸北犯，一路由腾冲向龙川江东进犯，一路由拖角向六库对岸进犯，另三路分由腾冲、昔董、拖角会兵犯固东街。我游击部队，分别迎击。激战至十八日，主力东渡怒江，与敌隔江对峙，仍留一部分在高黎贡山一带，继续扰乱敌人阵地。然兵力已微，至是怒江以西我军，几尽撤矣。

我军固守腾北年余，至是失败，第三十六师在桥头大塘子一带，因后路被截断，损失奇重。所以至此者，为江心坡、片马之兵先撤，敌自密支那进拖角，与腾冲为犄角，南北两路夹击，我军至不能支也。缘三十一年冬，第十一集团军为巩固滇缅北段边防，组织怒俅与茶里二游击区。怒俅区因地远未能建立，惟茶里区游击司令谢晋生部队，颇有作为，当地民众，竭诚协助。三十二年夏，英国政府谓茶里在滇缅未定界，我军不宜驻防，迫使撤退，政府徇英人之请。方国瑜建议茶里游击区军队不可撤退，其言曰：

“自去岁密支那失守，缅北仅有少数山头兵，驻防野人山地区，英籍军官退居坎底即葡萄斤指挥，闻停留数架飞机于其地，待必要时逃逸，显知无固守之决心。故倭寇自密

支那沿迈立开江，赓赓北进，已踰孙布拉蚌，英人不敢与抗，其所以未渡江进兵江心坡者，为我军设防也。若我退出江心坡，倭寇必追踪而至，我再自片马退出，倭亦必进驻片马。英政府虽言，待我军退出，彼国派兵接防，然英兵实无力顾及江心坡、片马，而倭寇必欲取之。我军退出，无异拱手送与敌人。若英兵确有实力，则应增防坎底、户拱，较之分散兵力为上策。若英兵必欲驻防江心坡、片马，则与我军合力防守，岂不更善，何以迫使我军撤退。况江心坡、片马，昔为我茶山、里麻两长官司地，今为滇缅未定界区域，英人不容我驻兵，而我与英人接防，岂不成承认为缅甸疆土乎。此不可撤退者一。倭寇侵占腾冲城，我军固守腾北，游击部队出没无常，使敌不能安枕。敌欲扫荡我腾北驻军，屡进而屡退，不使敌人达到目的，推其故，为我军保持退路，敌自腾城北进，我亦北退，道路既远，敌之运输困难，驻守不易，且患我反攻，故敌避免覆败，进锐而退速。若敌先得江心坡、片马，利用英人已筑自密支那至片马之交通线，占领昔董、拖角、片马一带，则我在腾北之游击部队，受南北两面夹击，势难固守，怒江以西仅有之军事根据地，必陷入敌手，不惟明光、固东、江苴、大塘之地不可保，即怒江以东之老窝、六库、鲁掌、卯照、秤戛诸地亦受威胁。在此区域，南北交通不便，若遭敌攻破一处，易滋祸患。且敌既渡怒江，瞰制我保山，今敌已占果敢，南北两路进攻保山，势难应付。若敌东侵云龙、兰坪，即大理亦受其控制，祸及全滇，亦可能事。故茶里为我外围藩篱，自撤藩篱，危及西南全面战局。此不可撤退者二。又以反攻缅甸言，我在怒江以西之军事根据地，最为有利，预置重兵于此，待反攻军事发动，以茶里为据点，急进密支那八莫，唾手可得。盖自茶里至密支那八莫间，倭寇难作军事布置，我军

直捣密支那八莫，途中之障碍较少。又反攻缅甸时，自印度发兵攻胡康、孟拱南进，趋密支那八莫之背，与茶里之兵，势成犄角。迨两路会师于密支那八莫，猛力南下，循铁道及大金沙江两路取格萨，复与我出龙陵、畹町之部队呼应，则缅甸局势可定也。若我先失茶里，则腾北不保，即能固守怒江天险，然反攻时费力必大，牺牲必多。茶里一隅之进退，关系于我军事之得失者，不可以数字估计。此不可撤退者三。如上所言，茶里不可不守，让与英人必不能守，则我军断断不可撤退。英人岂不知此，所以迫我撤退者，恐我永久占领也，近数十年，为片马、江心坡问题，中英几经交涉，英人所不忘，我亦不可忘。然目前我与英人合力，应付倭寇，击败共同敌人，为第一事。为目前军事，断无撤退茶里游击部队之理，不能从英人之要求，亦不宜以小失大，惟有与之折冲，说明利害。我可承认此区域为未定界，将来待外交手续解决界务问题，且可申明我必不强力占领，请美国出面调解，必不可先失茶里。谨陈利害，幸察鉴之。”以此议上军事委员会，且请云南省参议会向政府建议。然英大使坚持驻防茶里军必退，于是敌兵进驻昔董、拖角、片马一带，威胁我腾北防守军，不能立足也。

六、远征军防务

我为反攻广大之沦陷区，须重建军队之战斗力，而必先打通国际供应线，即规复缅甸，修筑中印公路。于是加强驻印度国军，并成立远征军战区，期东西两路进兵，会师缅北，以陈诚为远征战区司令长官，至滇组军，旋由卫立煌继任，大军云集于滇西，以第十一、第二十两集团军分统之。待驻印军攻至密支那，即渡怒江进兵，原奉军事委员会命，限于三十二年十一月底准备完成，但因种种困难，迄三十三年四月，所有兵员补充及交通通信补给渡河等设备，犹未能达到理想程度，惟美式新武器大部分已发，火力大为增强，兹将未进兵以前之军事布置列左：

远征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楚雄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大理

滇康缅特别游击区总指挥所属分驻六库（不含）以北及泸水登埂一带。

第六军之预备第二师担任自六库（含）至栗柴坝（含）江防。

新三十九师担任自栗柴坝以南至双虹桥（不含）以北江防。

第六军军部驻瓦窑附近。

第七十一军之新二十八师担任自双虹桥（含）至满八腊（不含）江防。

第八十七师担任自满八腊（含）至三江口（含）江防。

第八十八师分驻保山之板桥、辛街、由旺一带整训。

第七十一军军部驻保山。

第三十六师驻邓川、洱源一带整训。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弥渡。

第二军之第九师担任镇康、果敢、孟定一带守备。

第三十三师担任耿马、缅宁一带守备。